

风物咏

## 一春梨雪

沐溪

春风拂煦，莱阳的梨花又开了。它撑着五瓣银伞，笑成春天的眉眼，在千枝万桠间悄然绽放。

那是怎样的景象呀！站在山巅俯瞰，方圆十里，万亩梨园，漫山遍野的梨花如积雪覆坡，又似白云落地。风一吹，花浪层层叠叠涌向天际，连风都染着清甜的香。

站在风里，一幅素美的画卷入眸，醉人心扉。

一春梨雪。莱阳的梨花，每一年都让我猝不及防又满怀期待。我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这铺天盖地蔓延开来的白呀。我错愕，我惊喜。不过三两日的光景，千枝万枝的梨花齐齐苏醒，苍劲的虬枝忽然被素白的花团压弯了腰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那片寂静一冬的梨园便热闹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走进梨园，会不断遇见三三两两来赏花的人。恍惚中，往年莱阳4月12日“梨花节”的盛况又出现在眼前——那人山人海，人挤着人，车连着车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晃动。

“这梨花开得真叫一个稀罕！”一位老人领着孙女随着人群进入梨园，转身和自己的老伴说。此时，老伴正笑呵呵地拿着手机拍照，我想，镜头里的梨花一定很美！

人们着装轻便，眉眼含笑，把自己融入其中，快门的咔嚓声，不绝于耳；梨园深处，突然传来清脆的童声，几个孩童互相追赶着从里面跑了出来。蝴蝶飞舞，蜜蜂却停在花蕊只管忙着采蜜。

阳光洒下来，梨园入口处，卖各种零食的商贩们忙着手里的活儿，招呼着南来北往的赏花人。卖糖葫芦的老汉扛着糖葫芦走进梨园，不一会儿，大人孩子手里都举着红彤彤的糖葫芦。笑声、人群、鸟鸣、蝶舞，热腾腾的，惹得每一朵梨花都铆足了劲儿舒展，风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

“妈妈，快来呀！你看这梨花像个小伞，五片花瓣呢！”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兴奋地喊着妈妈。喊声惊动了园内许多赏花的人，人们纷纷抬起头张望。我凑近梨花，

深深嗅一口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沁入心脾。

这一树一树的梨花呀，也有性情，用别样的美装扮着这片神奇的土地。莹白的花瓣托着紫红的花蕊，成簇成簇地挤在枝头，就像无数个小小的白色灯笼，将整个枝头装点得就像这座城，热热闹闹的。

梨园深处，果农们正忙着给梨花授粉。有的在低处，有的踩着梯子站在高处。他们昂起头，伸出手，一朵一朵地点粉，一枝一枝地忙碌……那些花瓣半透明如羊脂玉，泛着温润的光，也泛着这个好时代的光亮。

我想象着这千树万树的梨花，在一场风过后，集体退场就像来时的盛大。我想象着那些嫩嫩的叶子在盛夏的热烈里一点点长大，枝头裹着小小的果子，迎着风雨雷电，一口气长成秋天的风景。想到此，嘴角不自觉露出微笑，此刻，就连空气都飘着淡淡的甜香。

看着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里穿梭，望着花影深处忙碌的身影，我觉得，是这一季的馈赠，才让这美好的日子添上了灵动的音符。

一春梨雪，让春天把积攒了一冬的温柔，全都揉进了这场关于留白与燃烧的余烬里。这场浩浩荡荡、铺天盖地的白，让那一个个追春的人，在这盛大的欢喜里，忘了尘世喧嚣，忘了人生几何，唯有满心的震撼与沉醉荡在心头。

我的笔墨正酣。我想给蓬勃的大地写信，告诉它这个季节所发生的那些美丽的故事；我要给清澈的天空写信，告诉那些如絮的云朵，人间盛事，繁花似锦，总是写不完；我想告诉每一个晨暮，每一个在春天里生长的生命——梨花的白，是懂得留白的白。它安静地登场又悄然地离去，都是在用一生的时间，印证生命最动人的、不计后果的盛开！

一春梨雪，原是天地写给岁月的情诗。而我们，都是在诗行中行走、被纯白淹没的赏诗人。

## 莱山行

林红宾

清明时节，驱车去莱山探亲。沿宽敞的滨海路向南行驶，一场透地喜雨后，山海焕然一新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路之左侧，碧波万顷，海天一色，直至天际。路之右侧，树木繁杂，种类颇多，经过春风点染春雨浸润，所有的枝条皆蓓蕾初绽，五彩缤纷，犹如绚丽的云霞。景随车移，处处新奇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与其说在赶路，不如说置身于美景长廊，走进春之深处。

逛荡河是莱山的显赫地标，是莱山的靓丽名片，名字便很接地气。我信马由缰地转悠，但见好多江南塞北的奇树异花欢聚一处，共存共荣。一只小鸟飞落在前面的枝头上，朝我尽情啼啭，分明在热情地为我导游。站在高高的石拱桥上，举目远眺，沿河上下垂柳袅娜，嫩绿氤氲，如烟如纱。一丛丛连翘花团锦簇，如同燃起黄色的篝火，那些密密匝匝的小花儿俨然用赤金打制而成的小喇叭，都在迸发激情，合奏一曲喜气洋洋的春之赞歌！那一片片海棠叶绿花红，色彩对比强烈，格外引人注目，好多游人在忙着拍摄。

花儿自有花儿的语言，只不过无法破译，只能用心语对其表达爱慕之情。那些盛开的玉兰，有些如巨型的粉蝶在枝头翩跹，有些如紫色的鸢尾在枝杈聚会；那些榆钱梅、杏梅等花木成片成林，都在盎然闹春，花儿挤满了树杈枝条，色彩斑斓，芬芳馥郁，恍若彩色的雾凇。水边的菖蒲生机勃勃，长约尺许，通体碧绿，酷似水仙，煞是好看；水面上漂浮着荷之枯茎败叶，荷藕却在水底潜心构思，一旦登台亮相，定然力压群芳，四座惊艳。凡是能开放的花儿，都是不甘寂寞，唯恐被人遗忘，用各自的心

智和艺术造诣绽露笑颜，竞相媲美，惹人青睐。造物主真真是个慷慨大度，竟然将这么多的钻石、金子、银子、玛瑙、琥珀、翡翠抛撒在绿树碧丛之间！

那些濒临水边的奇岩怪石，似兽似禽，欲飞欲奔，栩栩如生，妙趣天成。有一块玄石仿佛老早谢顶的哲人在托腮静坐，凝视水面。这条逛荡河原本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，怎么一下子就出落成游人纷至沓来、流连忘返的河畔公园呢？泉自冷时冷起，峰从飞处飞来。逛荡河正是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嬗变，出落得这等幽美，透露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，为莱山增添了无限的灵秀与灵动。

逛荡河南侧，高铁凌空飞架，动车如鳞呼啸而过，也把我的悠悠思绪带入岁月深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年少气盛，总想到山外见识一番。由于经济拮据，我时常与伙伴们舍近求远，骑着自行车到莱山以及初家集市集粮。那时沿河一带的渔村相当贫穷，房舍破败不堪，渔民靠余粮维持生计，粮食行情自然看好。我的故乡距莱山六七十里路，通常闻鸡启程，行色匆匆，早饭时分就可赶来，所带的玉米、小麦很快就会脱销。故乡属内陆县市，那些嵯峨逶迤的峰峦我们早已司空见惯，一旦见到大海，不免倍感新奇。我们不急于返回，就势再往前走几里路，到栲岚村小码头洗海澡，等过午渔船归来，卸下大海的馈赠，我们买些新鲜鱼虾，再踏上归途……

是夜，我抚今追昔，心潮澎湃，彻夜失眠。岁月流逝真如白驹过隙，一晃眼，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，而今旧地重游，时过境迁，莱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速度之快，规模之大，委实令人惊叹。

## 南园杏

王兆贵

家乡的老宅，是胶东常见的那种四合院，在我出生前就存在，直到我们兄弟几个长大成人，才扒掉后翻建了新房。这简陋的四合院，三间半正房坐北朝南，东西各一厢房。

小院的南边，隔墙紧邻一块园子，同院落等宽，长约五丈。园子用障子（篱笆）隔开，分两部分，北半部分囤草，南半部分种菜。菜地边角有几棵香椿，井台旁有棵小梧桐，上方是葡萄架。菜地的中间有两棵树，借用鲁迅的话说，一株是杏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杏树。这两棵树，一大一小，一北一南，错落而立。北边的大杏树结出来的果子有鸡蛋大小，黄里透红很好看，但却倒牙，即便熟透了也有点酸。南边那棵小杏树结出的果子有鸽子蛋大小，纯黄色，不那么光鲜，说不上有多甜，却一点也不酸。

每到春天，园子里的杏花开了，绕树飞舞的蜜蜂嗡嗡地混响着，花瓣不时地飘落下来，树下铺满了粉色的碎片。那时的我们，对闹腾的蜜蜂还有些讨厌，生怕被它们蜇着了，更不知诗情画意为何物，心里只有早点儿吃上杏子的念头。从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到“绿树成荫子满枝”，一直盼到麦子黄了，杏子也黄了。

满树的杏子并不是在同一时段成熟的，摘杏通常要分为早期、中期和晚期。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批摘杏的光景。麦黄时节，那棵大杏树上的果子也跟着变黄了，而且像女孩擦了胭脂的脸，半边羞红。

大人自是看得紧，生怕孩子们糟蹋了半熟的杏子。孩子们也会趁大人顾不上，或是用土块砸，或是用竿子捅，或是爬到树杈上乱摇晃。待到杏子差不多熟了，大人们就会借助梯子，将完熟的杏子摘到篮子里，或是分给大家吃，或是送给亲戚邻居尝鲜，或是拿到集上去卖。

那棵大杏树的果子，母亲总是仔细收在筐箩里，铺上青蒿防虫。过三五日，待果肉微软，酸味便褪去三分，留下满口生津的酸甜。她常坐在门槛上，就着天光挑拣杏子，完好的盛进柳条筐，预备走亲戚；带疤的削了核，晾在窗台上做杏脯；偶有烂斑的，便挖去坏处，自家吃。小杏树的果子则多半给我们解馋，因不耐存放，母亲由着我们吃个够，又劝我们不能吃太多，怕坏肚子。

我去南方当兵，四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时，老宅尚在，南园却荡然无存。我独自在老宅院里站了许久，脑海中恍惚浮现出南园中那两棵杏树，忽然懂得：有些酸涩，非要经过时光的沉淀才能品出回甘；有些滋味，注定要长成骨骼里的钙质，在往后无数个异乡的春天里，支撑起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思念。

父母先后离世，老宅终成记忆，可每当杏花烟雨时，那片斑驳的树影总会越过时光，在梦中落下满襟芬芳。